



邹志安

哦，小马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1247.7
2971

哦 小公马

邹志安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哦，小公马

邹志安

*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黄冈报印刷厂印刷

787×930毫米32开本 9.375印张 2插页 156,000字

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54-0006-X/I·7

统一书号: 10107·487 定价: 1.40元

印数: 1-4,000

目 录

傻女子	1
打 赌	12
乡 恋	29
仲夏夜	43
冷娃新传	57
喜 悦	83
爱的乐章	100
嫉 妒	115
凉风习习	130
欺 骗	143
探 询	156
医生丈夫和农民妻子	171
棉酚中毒	190
阿 凤	229
肖 肖	244
哦，小公马	263
生活笔记(代后记)	290

傻 女 子

程丽英已经是二十多岁的大姑娘了，也念过初中，可就是不爱说话，见人“嗤也”一笑；别人给她说什么，说了半天，她还“嗤也”一笑。

“傻女子！你笑什么呀？”

“我想笑呀。”她说，随即红着脸抱着肚子，“吃吃”笑个不停。

“傻子笑多，母牛尿多。”“嗤也一笑，必定差窍。”许多人这样说。

“我本来就傻呀！”她听了也不恼，仍然妩媚地一笑。

然而她长得非常美，太阳怎么也晒不黑她的皮肤，那脸上的红晕象是每天都淡淡地搽上了胭脂，那眼睛能勾去小伙子的魂魄，那身段无论从那个角度看都是第一流的。老实，听话，就特别惹人喜爱。姣美动人不仅在姊妹三个中间挑梢子，也在全村的姑娘中间挑梢子。只可惜多少有点傻。这种傻，不是说不懂得一二三四五，而是说思想不灵活，老实了

点。要是能改装上开窍的思想，将会怎么样呢？

丽英也知道自己长得美，——她是从众人的称赞和青年们羡慕的目光中知道的。因为有点傻，所以从不把自己的美当作回事。上身老是穿短短的齐腰长的淡色衣服，节省五寸布票；裤子上老是有补钉，有的补钉是从她姐姐的裤子上拆下来的。这种朴实清新的穿着，越发显出了她的美。她要是烫发艳装，又将会怎么样？

大姐水英跟了工人，二姐田英跟了军人。现在轮到丽英。七媒八婆往来不断，任何小伙子都可以来试试自己的运气。虽是农家女子，因为美貌惊人，将要择婿时名声就传得特别远。尽管介绍人向小伙子告诫说“好是好，只是过分老实”，小伙子也必定要说：“我就爱老实人。”其实他首先爱她的美貌，见一面就茶饭无心。

“这回你可挑个称心的人，别象你大姐、二姐那样怨我。”丽英妈提前宣布政策。

“我挑谁呀？”丽英一笑，脖子都红了。

“爱谁挑谁。”

“我爱谁呀？”她背过脸去笑。

“傻女子！”妈说，“在相亲的面前，你大方一点，别叫人看出傻劲儿。”

“我不会装呀！”丽英“嗤也”一笑。

“唉！”妈叹了口气。

这天早上，地区某局局长的儿子慕名而来。小伙子高高的个子，白净脸儿，头发长长的，一说话一甩头发，手腕上金表闪亮，皮鞋发光，上海皮兜里鼓囊囊塞满礼品。他以为一定能够成功。刚才见了一面后，他已经下决心一定要把她弄到手了，傻也不嫌。现在，他在一间房子里单独和程丽英会晤。他见她垂着眼皮，尽抠手指甲，一只短辫搭在肩头，那细长的指头，脸上那艳丽的羞色，使他心驰神摇。

“听说你念过初中？”

“认得工分。”是细细的羞怯的声音。

“你长得不错！”

“嗤也”一笑，越发侧低了头。

他经过大世面，因而敢于不失时机地大胆朝她靠近：“让我看看你的手。”

“看你，猴的！”她躲蝎子似地迅速躲开。

他越发魂不守舍，捋了一下手表，摇着扇子，用急不可待的、甜甜的声音说：“说老实话，有多少女子我都看不上眼，可是第一眼就看上了你。你要是跟了我，叫你享不尽的福！你想穿什么就给你买什么，的确良，涤卡，‘地雷’（涤纶），那怕是刚进口的‘火箭’，想穿我都给你买。我买东北榆给咱们打一套家俱，搞最新式样的。家里要全部现代化，叫你什么也不干……”他搬着指头说了一样又一样，

又激昂又诚恳。见她只是抿着嘴儿笑，便悄声问：“你的意见呢？你的意见呢？”

她收起笑，似乎沉思，一只手捂着脸，突然抬起头看着他，那深潭似的两只眼里有思索的光亮，嗤地一笑，说：“你爸要是死了呢？”她并不觉得自己问得唐突，痴痴地等他回答。

“看你说的，看你说的……”他一下子笨嘴拙舌了。

“我不愿意。”她老老实实说，笑了笑，回身扯了下炕边揉皱的单子，“呜失——”又回身吆鸡，趁势跑出去了。

小伙子半天还没从她问的那句话里醒过神来。

“这傻女子！这傻女子！”密切监听着屋里谈话的丽英妈，跑进来连连向客人道歉，又返身叫丽英，可到底没叫进来。

这个客人不甘心地走了。中午，又来了一个。

这是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，戴着深度近视镜，举止文雅，谈吐不俗。他把丽英从地里叫回来，吟吟含笑，仔细把她从头打量到脚——泥土地里一枝花！他心里赞叹，可是掩饰着这个，而谈起别的事来，由于掩饰内心活动，薄嘴唇有时打哆嗦。

“你们生产队看起来并不富裕。”他说。

“嗯。”丽英看着自己的脚尖。

他也看了一下她的方口带绊儿鞋尖，尖上有泥

土。“你经常看电影，看看人家外国——我们真是望尘莫及！我们不仅农村穷，一般小工人小干部也不怎么富，我们整个国家简直穷气入骨了。穷则思变嘛，那么就干呀！可是干不起来。为什么？一言以蔽之曰：阻力重重。最大的阻力是什么呢？——风气不正！——谋私利，走后门，拉关系，互相掣肘，等等等等，谁也没有办法。举个例子来说：就象一个人得了癌症一样。唉唉，空教壮士泪沾襟……”

丽英嘴角带笑，时儿瞥他一眼。他被那目光所激励，越发侃侃而谈，忧国忧民，感叹唏嘘。但是他很快发现他的听众面带倦容，悄悄打呵欠——那口型和姿态是不能再美了。

“怎么？你对我谈的这些不感兴趣？”

“分给我的棉花，杈儿还没有扳完，队上下午就检查呢！”她着急地说。

“啊，为这点小事。”

“不小。”她瞪了他一眼，“你坐。”她说，伸手去编一只辫子，把发卡咬在口里，就往外走。

“傻女子，不能走！”妈在外边挡住她。

“我坐着只打瞌睡呀！”丽英委屈地说。

“人家大学生说的话还不中听？”

“他说世事没望了，人光剩下上吊了。我不上吊……”后边的话被格格的笑声掩盖，传来一溜小跑的脚步声。

小伙子满脸冒汗，汗汽模糊了眼镜，一边擦拭一边瞪着眼，象做了一场梦。

丽英妈非常惋惜地送走了小伙子和介绍人，答应继续劝说自己的女子。“这可怎么办呀，这个傻女子！”她心里叫苦，“你要不是长得好看，谁要你呀！”叹息未完，袁家有名的袁胖子穿得干干净净进了她家。

“给丽英把主儿定好了没有？”袁胖子问。

“唉，不能提！”

“一定是你个老封建东挑西拣。”

“就剩这一个女子了，我还挑吗？我放长缰绳着呢！谁知道她爱啥人？问又不说，光知道嗤也一笑……”

“我队上袁厚娃想来试试呢！”

“有本事都试吧！早出门，我早省心。”

“行，吃饭时见面，厚娃也是忙人，不愿耽搁功夫。”袁胖子笑咪咪地说。这个浑身到处都胖的妇女，在吃午饭时，引来一个浑头闷脑的黑小伙子。

这小伙子象是青年铁匠，结实得够事儿，也黑得够事儿。他老是瞅袁胖子的眼睛，不知道坐着对么站着对。

“放大方一点！两个人好好谈谈，行就行，不行拉倒。”袁胖子把两人安顿到房子，拉住丽英妈的手说：“咱不听，叫他们谈去！”

厚娃猛然看见丽英那姣艳的秀色，吃了一惊，似乎那秀丽之色是一道强光，刺得他不敢睁眼。他慌张地扭过脸，一只手在炕沿上乱抠，说：“我——我是冒碰来了，我不行。”

丽英“嗤也”笑了，打量着这个人，觉得蛮有意思。“你在队上干啥？”她问。

“刚选我当了队长。”厚娃说，“我们队上穷，劳动日才四五角钱。你们呢？”

“四角六。”

“就是呀！这怎么行呢？我盘算了一下：这几年粮食情况好，够吃，就是缺钱。农民没钱多可怜！见娃娃要上学的本子就发急；拿一分钱在街道买芹菜；鸡蛋一个也舍不得吃……”

“对着呢。”

“我下决心了，把它的，我豁出个我，不信把队上搞不富。”厚娃一捶炕边立起来说，“从前不许人抓钱，现在大力提倡呢，有的是抓头！我们抓瓜，抓菜，抓烤烟，还要腾出几亩地种芝麻花生——经常浇渭河水，地沙努努的！今冬开个醋房、粉场，多余劳力出去包工……”

“棉花！棉花！你怎忘了说棉花……”丽英突然喊起来。

厚娃笑了，露出白白的牙齿，说：“哪能忘呢！这是队上最大宗的来钱买卖。我考查了一下：每年

一亩地只拾三四十斤皮花，这怎么能行！过不了百斤就别想翻身。现在水有化肥有，为什么产量上不去？——不懂科学种棉呀！甚时种，甚时锄，甚时挖，打尖扳杈，浇水施肥，这里边名堂大呢！你当是要呢！单拿打药来说——背个喷雾器筒子，光乱打一气能行？什么时候打最合适？配什么药？百分比是多少？虫儿有了抗药性怎么办？少用农药省点钱行不行？——嘿！单是这，就够人研究的了。我们正筹备搞科研小组呢！——哎哟！我怎么三七二八地跟你说起这个了……”他脸一泛红，忙去摸茶壶。茶壶是空的，他去端暖水瓶。

“我去给你倒点清茶。”丽英说，眼角含着笑。

厚娃瞧着她细长灵巧的背身发了阵呆——他很爱这个女子，可是他知道许多能员上将都碰了钉子，他个土农民、黑铁匠根本不行。那么，何必在这里浪费时间。好好搞队上的工作吧，将来再说。于是，他喝过她端来的茶，就瞅自己的草帽子——他进门时顺手不知放哪里了。

她顺着他的目光阻了一下，回头嫣然一笑，说：“你队上一定能搞好！”

“我是这样想，——你走着看，这不是十年八年的远话！”

丽英抿嘴笑着，若有所思地看这个土胳膊黑人儿。

“我走呀！”厚娃从炕沿上跳下来。

“你这人！我啥地方得罪了你？”丽英撅起小巧的嘴巴，拿眼翻人。

厚娃朝那翻人的眼睛看了一下：天！那眼睫毛那样长，象垂柳围着两湖清水，那水光闪闪流动，使人想扑通跳进去。忽然睫毛一闪，“嗤也”一笑：

“我给你做饭去！”她迅速绾着袖子，系着围裙。

厚娃说什么也不能走了。

丽英不懂得什么叫爱情，她只觉得有一股神秘的喜悦从心头升起，她光想笑。烧锅、揉面、炒菜，她妈都向她说了些什么，她只知道“嗤也”一笑。

“油太少！”她突然喊。一星热油溅在指头上，忙把指头吮在口里。

她妈惊异地打量她。

吃罢饭，送走了客人，她靠着门框立着呆呆出神。夜里，坐在炕上做针线，她朝着电灯歪针尖儿。她妈怎么问她，她总笑笑不回答。

“我明天托人传话去，把局长的儿子定了吧。”妈说。

她一笑，低头咬断了线。

“我不。”

“咋？”

“那人象个吹胀捏塌的花布娃娃，我怕靠不住。”

“那么定那个大学生！”

“我不。他象咱家那酸菜缸。”

“那你看上谁了？看上黑铁匠？”

“人家不是打铁的！”

“你究竟看上厚娃的啥了？”

“他的心眼老实，不作假……”

“可是他是农民！”

“农民咋？——大姐跟个工人，一月四十块钱，吃光浪净，大姐见你光哭。二姐跟个当兵的，一升排长就不想要她，她跳了一回水库……”

女儿一揭底，当娘的不吭声了。

“妈！你看见他那脚没有？这么长——”她拿手比划，“你说一尺二寸黑绒布够不够一双鞋面？——你呀，你哭啥呀！你翻悔了？你说放开缰绳……”

丽英的抉择使全村人吃惊。可是这种人一旦爱上了谁，就捧打不散。此后她常常去赶集，希望在袁家村口看一眼袁厚娃。有时没看见，就猫下腰装着抠鞋上的土，一直抠半天。这有多傻！可是你说她傻，她却知道一连几次偷着跑到袁家村，去根根节节打听情况。听说科研小组缺个文化水平高的人，她把她妈给她买衫子的钱全买了有关棉花的书，端着饭碗也看。

“丽英要跟黑队长。”有人说。

“你女婿有多白？咦！指甲掐的眼……”她反唇相讥。

听见有人夸袁家队，她喜得合不住嘴，插言说：“好日子还在后边呢！这不是十年八年的远话！”

在此期间，那个局长的儿子、那个大学生以及许多人还来纠缠她，她一概不见，碰见了也不笑一笑。后来，局长的儿子写信骂她“脑子里某个神经接触不良”，她对信唾一口，说：“你爸才神经接触不良，要你这宝贝，光知道享福！”大学生来信讥讽她：“什么也不懂，对你讲话象对牛弹琴。”她划根火柴烧那信，边烧边说：“你才是个瞎眼驴！”她似乎突然发觉了信的妙用，考虑着要给袁厚娃偷偷写一封信，叫他争气，干好！并且写上：你们的科研组要给我留个位子——我不是怕劳动，我一边搞科研，一边包二亩棉花……

这年年底，程丽英出嫁了，方圆十几里路的人都跑来看。她满脸异彩，盈盈带笑。大家都说：她是年画里的人儿！

她妈在后边喜悦地哭泣：“我的傻女子呀……”

“嗯，我傻。”她笑着，悄悄地想：“我真的很傻吗？也许人不知道自己是傻的……”

可是她分明看到了前边那喜气洋洋的路。

打 赌

一九八〇年的春季，当落下第一场春雨，当一根杨木椽子突然折坏脱落、并且带下来一大堆泥土杂物、塌坏一只小牛犊的后腿时，未等饲养员叫苦，新任队长门宏杰就坐不住了。

“一定要盖新的饲养室，一定要马上动手。一定要尽快完成！”他在落雨的这天夜里这样想。第二天早上，就安排所有的男劳力打土坯，所有的女劳力打箔子。砖瓦队上有，只缺木料。赶吃早饭时，他写了一份申请要木料的报告。吃过早饭，去大队盖了公章，立刻上公社换过介绍信，中午时分，就送到县物资局支农小组了。

“什么时候研究呢？”他问支农小组的人。

“我们马上派人下去看看。”

“马上”者，就是说已经骑到马上了，只须一扬鞭子就要起步。尽管他知道现在办事的速度不会这

样快，但他相信：既然说马上，那么决不会超过三五天。然而他等了十天，没有见人下来看看。他去催问了一下，支农小组的人说：现在正清点存货和进新货，等清点好了，立刻就下来。

“究竟什么时候能下来呢？”

“三五天时间。”

“唉呀，又要等三五天！”

“我们跟你一样急。”

“要是三五天内落场大雨，我们的饲养室非塌不可！”

“春季不会有大雨。”

“可是确实不能再拖了。”门宏杰说，发现和他说话的这个青年人并不认真听他的话，他有点火了，扔了两块“砖头”：“是不是还需要队上给你们送点什么东西？要真是这样，你早点告诉我，我马上就送。”

这回这个叫王机的白脸青年人注意他了。

“你这个同志怎么这样说话？”王机站起来，翻着眼睛，薄嘴唇微微发白。

“我说句笑话。”门宏杰忙笑着说，“你去看看我们的饲养室，就知道我为什么着急。”

“你真会讽刺人！”王机说，转身不理他了。

他又气又好笑，又等了五天。如此这般，又过去了三个五天。土坯干了，箔子打好了，砖瓦运到